



中庸講記 (66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三十三章：

《詩》曰：「衣錦尚絅」，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：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

章旨：此章與首章前後相應，為《中庸》一部之結束也。首章言天命而及體道之功，自天而推之人；此章為己而及上天之載，自人而達乎天。可見孔門傳授心法，始言一理，中散為萬事，末復合為一理，總括一句，只盡人合天之道而已矣。

「此章與首章前後相應，為《中庸》一部之結束也。首章言天命而及體道之功」，此章與《中庸》第一章

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三綱領前後相應，為《中庸》做一個結論。

我們知道首章是講：天命而及體道之功，從天命開始講，談到本性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由這個開始講起，所以是自天追溯到人，講到「修道之謂教」這個階段。但是往往我們研究經典時，不要被文字綁住，最主要要了解經典

裡面的精神與內涵，我們要體悟裡面的道理。

「自天而推之人；此章為己而及上天之載」，這一章的「為己」很重要，為自己。是為自己的什麼呢？就是要怎樣充實自己、訓練自己，或是來成就自己。

「為己」要怎樣來成就？先天道院四十週年慶有引用張載的「橫渠四句」作題裁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這四句名言，我們時常在應用。「為己」，一定要「為天地立心」，我們今天修辦道確實是往這個目標在實行、往這個目標在下功夫。大家想想什麼是「為天地立心」？天人合一。我們辦道務是天人合辦、天人合一。

要如何天人合一？在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裡面一直在講解「參天地」、「贊天地之化育」，即贊助天地之化育。你想想我們的天職是何等地殊勝！因為天地做不到的事情，只有人來補天地之不足。「化育」就是我們要用的一個功夫，以補天地不足。

為什麼講「補天地之不足」？因為天不言，地不語，只有人能講話。你要天地來傳道，能有辦法來傳

道嗎？因為天地無法顯露其大公無私的心，只有人能為其表達出來，所有的事情需要人來引導，才知道天地是何等地偉大！這即是人能補天地之不足。我們講要「學天學地」，就是為天地立心，贊天地之化育。

「為生民立命」，就是為眾生，我們現在是不是為眾生？我們時常在度人成全，即是立命。在《孟子·盡心篇上》云：「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人在世間，壽數的長短並不重要，主要是活在人生的過程中要修身，不論何時都在修自己；剛講「為己」，修養自己、充實自己的品德，來等待上天的安排。

「俟」就是等待。看天要將我們的職務安排在哪裡，這不是人能安排你，所以「為生民立命」，這也是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，是不是「為己」？這些道理，我們大家可以深刻去體會。

「為往聖繼絕學」，什麼是往聖？我們所研究的聖人、佛家經典，都是古早聖人、仙佛的道理。

「繼」就是傳承，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道務方針：「承先啟後，前後一貫」，這就是傳承。傳承不是就這樣

傳承下去就好了，也不能只有嘴巴講：「創業惟艱，守成不易」，我們要將之「發揚光大」。

國內道務要固本，然後將「道」，將師尊、師母的慧命傳至萬國九州，這也是師尊、師母的願望，我們都有往這方向在實踐，就是以台灣這個「點」，往「面」的方面推廣，這就是發揚光大，而不是守成就好了。這就是「繼」，繼往聖之絕學。

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為世間「世界大同」的目標邁進，這就是「為己」；「為己」不能說只有充實自己，就把它叫做「為己」，不能這樣講。

這篇的結束是從人，我們說天是如此地無邊無涯、是這樣地大，人若是要天人合一，要變成像天那樣大，我們現在修行就是要變成像天一樣大，這是一個人無法做到的事情，而是要所有的人能夠共同來完成我們為己的精神。

這篇大部份是講「為己」，才能夠及於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《詩經·文王》，無聲無息，這是無為的。在我們接下來的生活中，無為，內心才會寬闊；有為，內心就狹窄，所以我們要無為。

「自人而達乎天，可見孔門傳授心法，始言一理，中散為萬事，末復合為一理，總括一句，只盡人合天之道而已矣」，這個道理我們開頭時已講過了。孔門的心法，由此章的第一句：「《詩》曰：『衣錦尚絅』，惡其文之著也。」聽這句道理我們就知道，子思記述的孔門心法其精髓是在這裡。我們要了解孔子一生的經歷，孔子原來的願望，並不是一開始就像我們這樣在度人成全。

古早，老前人來到我們台灣，時常告訴我們：「道的殊勝：是先度貧，再度富，然後才度公侯宰相。」是不是大家都這樣講？這道我們現在也是這樣行的，道都從鄉下來的，來台灣傳道不是從都市開始，都從鄉下先開始。若從都市先開始，才要度鄉下，這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。

孔子的感受就是要先訓練人的修養，他都是這樣教導他的學生，將其訓練到能與諸侯分庭抗禮、平起平坐。他覺得一定要「入要相，出要將」，這樣才能度所有的諸侯。他認為：先度諸侯大官，然後就能很快傳道。你想有可能嗎？有照他的願望嗎？無法照他的願望！

你想我們現在去度那些居高位者，他們會修道嗎？他們可能只是應付應付而已、表達尊重而已。真正要真心實修，因為環境不容許，他們的思想還無法進入如此修行的境界。所以當時春秋戰國的狀況，與我們現今的狀況大同小異、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們要體會出來。孔子一開始就是這麼想，他周遊列國要做什麼？後代的人講周遊列國是要找尋當官的機會，真的嗎？在表面看是事實，他到哪裡都講，是在求看看是否有一個職位，他也沒有要當很大的官，只要當諸侯的顧問就好了，以這樣的角色，認為我若是身為國師，就能影響國家的國政，當時的情形是這樣。

為什麼到後來會有所轉變？我們若讀《莊子·天運篇》，大家就知道，講到孔子到 51 歲還未聞道，因為這個原因才問禮於老聃。袁前人在《道德經講義》開頭有寫一篇序文，那篇文章是從哪裡來的？

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，老子曰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。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

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此而已。」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「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游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罔，游者可以為綸，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」《史記·列傳·老子韓非列傳》

孔子遇到老子，問禮於老聃，老子向孔子講：「你所學的那些是堯、舜、文王、武王這些古早人的道理，那些古早人的骨頭都已經可以打鼓，根本那些人都已不存在了，你學只是在學他們講的話而已、只是語言而已。

歷事時需要順勢而為，得其時則駕。「駕」是指駕駛；為何講「得其時則駕」？得其時，能坐當官的馬車；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，隨遇而安。

這在袁前人注解《道德經講義》的第一頁，此篇道理出處於司馬遷所著作的《史記·列傳·老子韓非列傳》，是寫老子、莊子、申不害、韓非四位（後明朝凌稚隆《史記評林》將傳名改作〈老莊申韓列傳〉）；申不害與韓非是法家，將老子這幾位排入列傳，而孔子不在其內，孔子是世

家，世家的意思就是與諸侯一樣大，把他當成王。老子就沒有，老子是排在列傳裡，與伯夷叔齊同列一起。

但是很多人都這麼講，孔子與老子的年歲有差，屬於同一時代無誤。孔子問禮於老聃時，孔子算來應僅 30 多歲而已，其實我們讀都是 50 幾歲，因為「五十而知天命」《論語·為政》，由此印證是 50 歲以後，他的思想就完全改變了，就沒有想要與諸侯平起平坐，他認為我一個人要與諸侯講，或是由我的學生與諸侯講，畢竟力量很有限，因為他開竅了。

老子告訴他：你若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有人講「蓬累」是草，其實蓬累不是草，蓬累是講你戴的帽子要戴好，走路時要邊走邊轉身回頭來看。「累」是轉，轉身看看這個地方是不是我們所住的時代，環顧四周。適而可止，是講那裡我們可以住就住下去，這就是「蓬累而行」，也就是隨遇而安的意思。

不得其時的時候，就不能固定一個處所，要看四周的環境，是不是我們所能居住的，老子是這樣教他的。

再接下去的道理很重要，這是孔子整個思想的轉變，《詩經》這四個

字「衣錦尚絅」，談到「惡其文之著也」《中庸》，我們就知道他的思想與他古早所講的思想已經不同了。

《論語·雍也》裡有一句道理，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文與質，我們人的才能、質一定要顯露出來，不能都沒有顯露，要顯露在哪裡？顯露在文采。要顯露出來讓人家看，一半一半都要。質若勝文的時候，質就是本質，我們的本質是好的，質就是我們的才能、我們的本性、我們所有的優點，這是質。若勝過文采時，就像我們現在要齋莊中正，外表要整齊，這樣我們就是文質彬彬，這就是孔子所講的，我們所做的也差不多都在這個範圍內。

（續下期）

